

La relation énigmatique
entr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

Alain Badiou

05

eft

主编 吴冠军 蓝江

左翼前沿思想译丛05

哲学与政治之间谜一般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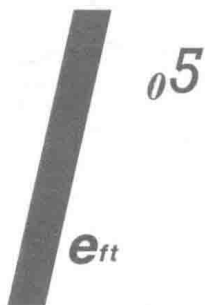
兰·巴迪欧·著 李佩纹·译

央编译出版社

of Interpret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La relation énigmatique
entr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

Alain Badiou



主编 吴冠军 蓝江

左翼前沿思想译丛05

哲学与政治之间 谜一般的关系

[法]阿兰·巴迪欧·著 李佩纹·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as:

La relation énigmatique entr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

by Alain Badiou

Copyright © EDITIONS GERMINA 2011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www.divas-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与政治之间谜一般的关系 / (法) 阿兰·巴迪欧著;

李佩纹译.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117-3118-0

I. ① 哲… II. ① 阿… ② 李… III. ① 哲学—关系—政治—研究

IV. ① B0 ②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5940 号

哲学与政治之间谜一般的关系

出版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李小燕 朱瑞雪

特约编辑: 田 奥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68 千字

印 张: 3.5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55626985

总序

吴冠军、蓝江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我们经过漫长筹备的一套丛书：《左翼前沿思想译丛》。在汉语学界，“左翼（派）”这个说法长久以来陷于深度混淆：我们触目可见诸种“老左派”“新左派”“极左思潮”标签，但归在这些标签下的种种论述真的可以代表“左翼”吗？

什么是“左翼”？在我们看来，“左翼”有两个定义性的特征。一是态度性的，即对当下既有现状（status quo）持一个批判性的态度。这个“态度”（attitude），亦即福柯所说的“启蒙的态度”：“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历史时代的一个永恒的批判。”以此态度观之，今天汉语学界的许多“左翼”其实是名不副实的。

与此同时，“左翼”还有一个更实质性的特征：它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诉求”。这个实质性内核，就是争取更充分的平等。“左翼”的政治思想或话语，无论再如何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多元性，其最根本层面的底色不会更改——追求一个更为平等主义的社会。

(egalitarian society)。这就是“左翼”的两个定义性特征：批判性的态度与平等性的诉求。通过策划这套丛书，我们旨在在汉语学界重新厘清“左翼”思想的根本轮廓，并带领读者进入到左翼思想的最前沿地带。

以此为旨归，这套丛书将系统性地向汉语学界引入关于当代左翼思想的最前沿成果。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欧陆思想界的政治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状况与新的气象：在政治上，90 年代初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宣告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到来；而在哲学上，“后结构主义”将西方欧陆思想的发展推到了它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极致，标识了“哲学的终结”。而恰恰是在这个双重“终结”的状况下，自 90 年代后期开始，一批卓越的欧陆思想家开始走到国际学术舞台之一线前台，其中具超凡影响力的就有齐泽克、巴迪欧、奈格里（及其合作者哈特）、阿甘本、拉克劳（及其合作者穆芙）、朗西埃、巴里巴、瓦蒂莫等等。这些思想家在过去近二十年间的著述，已然开辟出了欧陆思想的全新气象，打开了“后结构主义之后”的（诸种）新的开端。

二

如何在欧陆思想史脉络中定位这批新一代欧陆左翼领军人物？

让我们先回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前面已提到，当时，一股后来被概述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运动，将欧陆思想的发展推向了它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极致。为什么这样说？

古希腊的古典形而上学以“理性”（logos）应治多神时代的“神话”（mythos），以“自然”（physis）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基石。随后基督教神学以“上帝”代替“自然”，作为人的世界最终的根基与根据。欧陆思想史上“哥白尼式革命”的启蒙，则瓦解“上帝”的权威，重新以人的理性作为共同体之维系力量。继之而起的三轮思

想浪潮——历史主义、存在主义、阐释学——完成了从启蒙的普遍主义到后启蒙之视角主义（时代精神、个体意志、视域）的转换。随后兴起的结构主义，则借助语言学与精神分析而彻底瓦解“主体”之范畴（“主体”被构建论）。最后，在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这里，“历史化”与“结构化”相结合，“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无基础主义”“新实用主义”，皆指向了欧陆思想自身的逻辑终点——不再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力量或范畴，可以构成人类共同体的终极支撑。对欧陆思想史深有洞见的利奥·施特劳斯在20世纪50年代便做出如下宣布：除了“回归”——回归古典形而上学或神学（“雅典或耶路撒冷”）——外，别无新的思想突破口。¹

然而，我们已经能在晚近二十年欧陆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中，捕捉到一股新的思想脉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齐泽克与阿甘本这两位出生于40年代的思想家，与他们略长半辈的奈格里、拉克劳、巴迪欧等人（皆出生于30年代）一起，围绕“the Political”（政治）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欧陆思想之前沿地带——一个新兴的“激进左翼”思想阵营。

但我们仍然面对的重要问题是：是什么使得这股“激进左翼”政治哲学在过去十几年内迅猛崛起？这些学者同前代左翼学者（后结构主义者）的根本学理分歧在哪里？他们是否真正打开了全新的思想格局？

三

在我们看来：这一代欧陆思想家的崛起，始于他们不满于后结

1 进一步阐述请参见吴冠军：《现时代的群学：从精神分析到政治哲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第3—152页。

构主义者在“政治主体”问题上的立场——即“消解主体”后，拥抱微观政治、“私密的反抗”（intimate revolt）、拟像游戏、小叙事与歧见的繁荣、多元主义的族群认同，等等。在这些当代激进思想家看来，后结构主义的政治方案在今天已经彻底丧失反抗性，因为它们已经被整合到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中：微观政治、“私密的反抗”、拟像游戏、小叙事繁荣、小共同体认同、开放的多元主义宽容等等，都能在被齐泽克称作“后现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秩序中得到实现。而后结构主义的当代传人，如赛蒙·克里奇利、朱迪丝·巴特勒等人，皆发出如下论调：现状永远会持续下去，我们无法击败整个资本主义系统，我们只能进行日常生活中的“私密的反抗”，进而，努力让各种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声音被听到……这种左翼姿态，在当代激进左翼学者眼中，正是把左翼事业引向一条绝路：从哈贝马斯到克里斯蒂娃，顶级左翼思想家们明里暗里皆纷纷放弃社会变革的目标（承认资本主义秩序会不断持续下去）、放弃激进解放的理想（玩玩“私密的反抗”、搞搞小范围的游戏）……

是故，把理论进路并不一致的这批当代学者们联合成一个“激进左翼”思想阵营的，正是他们所分享的这样一种立场：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激进反抗。而在学理上，不论他们的正面主张为何，这批左翼学者旨在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的主体问题：传统的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之后，什么能成为新的变革既有秩序的主体？

今天“激进左翼”阵营中的成名人物，都在政治主体这个问题上深有建树。若对他们进行细致的理论梳理的话，则可分出四个理论路向。有意思的是，前三个路向正好两两出场：第一对，就是因写作《帝国》三部曲而大名鼎鼎的哈特和奈格里；第二对，是在80年代就已成名的拉克劳和穆芙（他们的成名作《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策略》，是左翼政治哲学的地震式作品）；第三对，就是齐泽克和巴迪欧（他们也有一本合著，即收入本丛书的《当下的哲学》）。而第

四个路向，则是以阿甘本的《神圣人》（亦收入本丛书）三部曲为代表。这四个路向，实则构成了当代欧陆左翼思想之基本框架。

进一步沿着思想史的线索向上追索，我们就能看到以上四个路向各自背后的理论资源：第一对背后站着的是马克思和德勒兹，第二对背后是马克思和葛兰西，第三对背后是马克思和拉康，第四个背后则是海德格尔与本雅明。进而我们想指出的是，这批激进左翼思想家给我们打开的思想视野不仅仅是“回到马克思”，他们更是向上追到了古典德国理念主义（齐泽克），追到了斯宾诺莎（奈格里），追到了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阿甘本），追到了柏拉图（巴迪欧）。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把激进左翼的政治哲学，去放在一个更大的思想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对柏拉图到施特劳斯/巴迪欧、亚里士多德到阿伦特/麦金泰尔/阿甘本、霍布斯到施米特/阿甘本、斯宾诺莎到德勒兹/奈格里、康德到海德格尔/罗尔斯/拉克劳、黑格尔到科耶夫/泰勒/齐泽克等等这些充满“歧路”的思想史线索，去做出一个学理上的内在衡析。¹

四

汉语学界对当代左翼前沿思想的研究，从21世纪初大陆和台湾开始陆续翻译他们的著述以来，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至少在今天，齐泽克、奈格里、阿甘本、巴迪欧等名字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已经不再是陌生语词。

然而，其中很多著作之翻译质量，实是不如人意。究其缘由，我们认为问题出在汉语学界的研究者与翻译者们对当代左翼思想尚

1 以上分析的具体展开，请参见吴冠军：《第十一论纲：介入日常生活的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19页。

无系统了解与学术认知。因缺乏实质性的学术储备，很多译者是在为翻译而翻译，乃至在粗劣的“硬译”。这便使得左翼思想在学界面目更加晦暗不清，遑论对之进行学理上的深入梳理与衡析。正是有鉴于这一局面，在三辉图书的鼎力支持下，我们便投身筹划这套大型丛书。

本译丛就其规模而言，目前包含两大板块部分：第一部分，我们选取了当代著名的左翼思想家，包括阿甘本、齐泽克、巴迪欧等人（还有一些他们老师辈的，比如加塔利）的代表性著作。我们希望通过翻译的方式——尽力做到优质的翻译——呈现出当代欧陆左翼的思想地貌。第二部分，我们则选取分析欧陆左翼思想跟中国思想互动的研究，包括借助左翼理论视角来研究中国思想的著作。以展现左翼思想与中国语境的诸种相关性。

认真负责的学术翻译，在今天诚然是“高投入、低产出、低报酬、高风险”的高压且高危行业，于职业于健康皆无“益处”，只有“愚公”才会干。很感谢和我们一起投入这项事业的愚公学友们。我们谨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份微薄努力，为汉语学界的左翼思想研究与学术讨论带来一些不同的景观。若能至此，纵疲累，心愿已足。

导读

从阴性政治到类的共产主义

蓝江

伟大的城市道路灼热，
尽管你们燃遍战火，
最终我们将使你们发抖，
只要你们还扮演着原先的角色……

——兰波《巴黎战歌》¹

在巴迪欧的界定中，政治与科学、艺术和爱共同构成了哲学的四个前提。不过，我们并不能简单说，政治决定了哲学是什么。相对于其他的三个前提，巴迪欧对政治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这不仅是因为在1982年的《主体理论》(Théorie du sujet)中，巴迪

1 阿尔蒂尔·兰波：《兰波作品集》，王以培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75页。

欧只界定了一种主体，即政治主体，在这个阶段，科学、艺术和爱的主体并没有被巴迪欧纳入哲学的前提之中。此外，相对于其他几个主题，巴迪欧关于政治的写作是最多的，除了早年在阿尔都塞影响下的《矛盾理论》(*Théorie de la contraction*)和《论意识形态》(*De l'idéologie*)带有明确的政治色彩之外，1985年的《我们能思考政治吗？》(*Peut-on Penser la politique?*)，1998年的《元政治学概述》(*Abrégé de métapolitique*)都明确地以政治这个前提为研究对象，而巴迪欧的“状况”(circonstance)系列丛书，差不多都是针对具体时政的评议，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9·11”事件、萨科齐担任总统，甚至希腊的国家破产和人民运动都引起了巴迪欧的政治兴趣。而2011年出版的《哲学与政治之间谜一般的关系》则是巴迪欧直接谈论政治与哲学关系的著作，在这本书里，巴迪欧并没有刻意去强调政治作为哲学的前提，而是谈到哲学作为一种观念介入政治，以及如何在哲学中来实现真正的政治变革。也正是这本《哲学与政治之间谜一般的关系》，让政治成为巴迪欧的四个哲学前提中最为特殊的一个，为了更明晰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巴迪欧的政治概念开始理解。

一、阴性政治 (la politique) 与阳性政一治 (le politique)

1871年3月，阿尔蒂尔·兰波 (Arthur Rimbaud)，阿兰·巴迪欧最喜欢的法国诗人之一，来到了巴黎这座正在经受革命洗礼的

城市。在那里，巴黎的无产阶级和普通市民将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梯也尔政府赶出了巴黎。兰波，这位向来追求真正的自由——绝不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贱卖自己劳动和人格的卑贱的自由——的诗人，决定与巴黎市民一起战斗，一起将这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由最底层的人民、最穷苦的无产阶级自主创立的政权捍卫下去。在那里，他加入了自由射击队，与最底层的市民/士兵朝夕与共；也正是在那段时光里，阿尔蒂尔·兰波写下了《巴黎战歌》《让娜-玛利亚之手》等名作；也正是在和巴黎工人、市民的团结一致的战斗中，看到自己亲爱的同志——倒下，兰波才会以这样一种激昂口吻，歌颂一名被资产阶级贵妇们称为“坏女人”的让娜-玛利亚：

它会掐住你的脖子，噢，坏女人，它会捏碎你们的手，
贵妇人，捏碎你们那白里透红的卑鄙的手！

这双充满温情的闪亮的手，护着羔羊的头！烈日在它
饶有情趣的指骨间，放置了一枚红宝石！

贱民的污点使它放光，犹如昨日的胸膛，手背是所有自
豪的暴动者热烈亲吻的地方！

它苍白、美好，沐浴着向着真爱的灿烂阳光，随着机枪
喷射的青铜，穿越暴动的巴黎！

啊！有时候，噢，神圣的手，在你紧握的拳头上，我们

沉醉的双唇不住地颤抖，闪光的镣铐叮当作响！……¹

兰波的诗句，不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故作深沉的无病呻吟，不会撕心裂肺地悲叹别离之苦、相思之情，无论是这个时期的《巴黎战歌》，还是后来的《地狱一季》，正如他诗句中所传达的那样，他那带刺的语词，最终要“捏碎贵妇人那白里透红的卑鄙的手”，这是一种无畏反抗，一种站在“让娜-玛利亚”的手的立场上的反抗，那里有的是贱民的神圣，而将冲锋的怒火指向那洁净的卑污。

这或许是巴迪欧如此欣赏兰波的原因之一吧，兰波的诗歌传达出来的不仅仅是言词的张力，还有一种立场上的坚定，在巴迪欧看来，这就是政治，一种真正大众的政治（la politique），这种政治是一种政治战斗政治，它是最底层的人民，即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生存的信念进行战斗的政治，而不是充满统治者的欺骗和揶揄的政一治（le politique）。

实际上，在巴迪欧著作中，他用法语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一种属于统治的政治，其所带有的定冠词是 le，表示阳性政治，我们可以用政一治来表示。巴迪欧指出：“所谓之政一治，是一种明哲保身式的妥协，与此同时，它是小说中叙述和描写的形象，是按照好的国家、好的革命的哲学标准来衡量的虚构的架构。”² 也就是说，

1 阿尔蒂尔·兰波：《兰波作品集》，王以培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97—98页。

2 Alain Badiou, *Peut-on penser la politique?*, Paris: Seuil, 1985. p.12.

这种政一治是一种规范性的角度，即从大写的国家或好的革命角度切入政治的架构，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被区分为可以被表达出来的政治诉求以及不合理、荒诞的诉求，而合理的政治诉求会通过一定方式被代表，尤其是被代议制所代表，成为一种被消毒的虚构的“人民”的声音。这是一种阉割的政治。自然，在这种被阉割的政治下面，必然埋藏着真正属于人民群众的政治，其作为人民群众直接生存性的诉求，被巴迪欧树立为一种区别于阳性政一治的带定冠词 la 的阴性政治，这是一种真正的政治，是直接展现 (présenté)，而不是被再现 (représenté) 的政治。巴迪欧指出：

在政一治仅仅作为一种虚构架构的地方，政治用事件在上面打洞。这是战斗性的陈述（从卢梭到毛泽东均是如此）：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在人民群众决定实现最彻底的决裂的地方，而政治哲学总是只会跟随其后进行复述，然后加以诋毁。¹

在巴迪欧看来，阳性的政一治不是真正 (réelle) 的政治，因为真正的政治是显露在人民群众本身之上的，不需要任何的代表和再现。这种政治的根本表现是政治。这是群众在政治运动中自觉

1 Alain Badiou, *Peut-on penser la politique?*, Paris: Seuil, 1985. p.12.

地形成的关系。巴迪欧一直强调,在政治上,真正影响他的是萨特,而不是阿尔都塞,在《元政治学概述》中,巴迪欧强调,这种群众的联合,正是萨特意义上的“熔合群”(groupe en fusion),它形成于具体政治事件,并在政治事件中结合成一种不能被以往的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所把握的新的群[巴迪欧愿意将群作为一个新代数学的概念,并与数学上的李群(Lie Group)做对比]。关键在于,这种被展现出来的群众,并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它们不断在政治运动中分解和结合,也正因此,巴迪欧更喜欢用“群众运动”来表达这种法语中的阴性政治,巴迪欧说:“只有从群众运动中,我们才可以得出,群众政治通过整体化的团结形象而存在。”¹群众运动呈现一种运动变化的政治样态,它立足于人民群众政治的自主性组成,也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认可卢梭和毛泽东提出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而且这种创造,仍然在不断地进行当中,在真实的政治生活中不断地分解和重新组合。

不过,在巴迪欧的理论中,政治面对着它的对立面:阳性的政一治。如果说人民群众的政治是一种弥散的力量、一种无定形(errance)的联合,这种联合无法用简单的连贯一致的逻辑来理解,在根本上,群众运动的力量是不连贯的(discontinuité),根本无法用一个统一的逻辑和知识框架来架构它。然而,在另外的一

1 阿兰·巴迪欧:《元政治学概述》,蓝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2页。

些人那里，他们无法容忍这种不连贯的无定形的形式，他们需要一个更优先的框架下实现对整体的把握，就发明了“大写的一”（Un）的概念，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一个通用的尺度，将所有的多、所有异质性的东西、所有不连贯的无定形的形式全部换算成为这种大写的一的标准，大写的一成为一种计数规则，在大写的一的干预下，所有的多被纳入一个计数程序，或者说被计数为一（compt pour un）。一旦被计数，所有的差异都被还原为这个作为计数标准的一的坐标系下的参数点，这是一种暴力性的理论的减法，它将多样的异质性的多，还原为可以按照某个标准来计数的一，而在计数为一的尺度之下，每个人的独特性被还原为某种身份（identité），同时作为这种身份被纳入整体大写的一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不再是政治，而是被计数为一的规则所中介的结构，这个结构并不是原本性的结构，而是在计数为一基础上，冗余地生成出来的结构，是一种元一结构（méta-structure），在这种元一结构中，所有的政治上的多，被再现为一个具有身份的要素，由于计数为一的规则还原，整体的情势被视为一个具有连贯性的平滑逻辑的整体，即大写的一。在这个意义上，一并不是本体论的基础，相反，它是在计数为一的规则介入之后，产生的一种运算的结果，即“‘一之存在’就是运算的结果”¹，在这个计数为一

1 Alain Badiou, *L'Être et l'événement*, Paris: Seuil, p.109.

的再现运算的基础上，结构变成了元一结构，多之情势 (situation) 变成了带有元一结构的情势状态 (état de la situation)，而对于政治这个独特的角度而言，阴性的政治，在计数为一的规则之下，变成了阳性的政一治，而作为这种阳性的政一治的情势状态的大写的一，在巴迪欧看来，就是大写国家 (État)。

实际上，政治上的“大写的一”在巴迪欧那里，就是国家。在本体论上，元一结构不是本身呈现的结构，而是在诸多之外，额外作为“计数为一”的规则添加上的一个凌驾于“所有的多”之上的结构。同样，在政治上，国家也是一个高于人民群众的冗余的存在物，它的存在，仅仅是对政治中的对象进行计数运算，如福柯在谈论生命政治概念时，提到的一种生命权力，就是将人用现代统计科学的手段还原为人口统计学的数字，即人口。从人到人口的转变，也正是国家权力直接在每一个国民身上的体现，而人的生命本身，直接成为了国家所操纵的对象。国家，作为一个额外的冗余、一个计数规则，成为了真正凌驾在所有人民生命之上的主宰，无论是希特勒的优生学计划，还是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投票计数，这种国家的计数法则，已经深深切入了政治的每一个环节，阴性的政治变成了阳性的政一治，作为群众运动的政治，变成了国家治理的政一治。

以民主制国家为例，代议制民主下的每一个民众被还原为一定的身份，而议会代表不同身份的群体所选出来的一个集合。换言之，我们只有获得一个可以被计数为一的身份，才能在议会